

時代漫画
意大利
阿比西尼亞
20.
八月號
生命力的卵

中國唯一首創諷刺和幽默畫刊

時代漫畫

二週年紀念

特大號徵稿

「時漫」到底不及英國的 Punch 有一百歲的高壽，或美國的 Judge 有五十餘歲的貴庚，不過在這個倒行逆施的時代和「漏屋偏遭連夜雨；破船更遇打頭風。」的國家裏，他還能和眞理，良知，機智，樂趣，批評和嘲笑的兒女們結伴，既不左顧也未右盼地在遠東獨步，在光明的人生旅途上前進，不管他在爬，在滾，在走，在跑，爲時已經寒暑兩易，我們不能讓他自由地獨奔亂闖，應該指示一條正確的大路給他走。其次，也有人以爲他這個富於理智而又健壯的孩子的確是兒童中的模範，也教自己的兒女們去模仿，可惜大都模仿得三不像，幾乎形成了人子與猴子的區分，殊引以爲遺憾！好在撫育和提攜『時漫』的人們，都明瞭社會意識形態的眞諦，非常愛護他人的小寶貝，從來沒有歧視過旁人的「一塊肉」，也沒有在人前自誇「時漫」這孩子如何了不得，更沒有拜託親好友，逢人便道，故作宣傳。我們知道幽默或諷刺文學以及漫畫藝術都是療治憂鬱這種時代病的聖藥，要以這種東西培養「時漫」和其他的孩子，庶幾他們都可以快快活活地長成而鞏固民族生存的始基。在全國舉行兒童年的時候，這一點是應該要特別申述的。狹義地說，茲爲增進『時漫』這一個兒童的幸福起見，或廣義地說，則爲提高其他的兒童們的幽默和諷刺意識以及漫畫藝術的水準起見，我們擬提早爲「時漫」出個特大號，聊以紀念。不過我們深知國難當頭，不能過於舖張，或大張筵席，爲『時漫』這小傢伙的『兩週繫慶』祝嘏。倘有敵人或漢奸奉獻祝辭和題字以示高雅，或狡兎走狗特派代表演說藉出風頭，則恕不歡迎。我們祇翹企以望眞正愛護『時漫』的同人多錫精心的漫畫漫文，以光篇幅而稿費當然從豐。徵稿的範圍如次：

漫畫範圍

1. 時局漫畫　2. 世態漫畫（包括社會生活素描家庭漫畫及時髦漫畫）
3. 報道漫畫（富新聞意味之作）
4. 連續漫畫
5. Nonsense漫畫（想入非非之作）
6. 似顏漫畫（寫像而加以誇張性之漫畫）
7. 兒童漫畫　8. 青春漫畫
9. 體育漫畫　10 舞台與電影漫畫

特別徵求：『孔夫子遊上海記』（祇限於連續漫畫，畫材要能反映兩個時代的社會特性。）篇幅以頁數爲單位，以兩頁爲限。

漫文範圍

1. 論著　2. 手扎　3. 小說
4. 詩謌　5. 戲劇　6. 灘簧

（格調幽默的當然好，諷刺的尤其妙）

特別徵求：『二十四年後的中華民國』（來稿以論著，小說，戲劇三種體裁爲限，每種祇取一篇，內容要爲機械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眼光，說來頭頭是道，不要有半句傷心病狂，告窮述苦或國破家亡的老調。）字數勿過長，以四千字以內爲限。

●注意特增新例

（一）增加篇幅，除原有印刷方面，盡力改進外，另增（一）三色版，（二）雙色版，（三）七色膠版精印。

（二）稿費分二項辦法：第一項，（一）特大號特別徵畫，每篇自十元至二十元（二）特別徵文，每篇自十元至二十元。第二項，（一）漫畫每幅二元至十五元（彩頁另加優酬）（三）漫文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三）截稿：（一）色彩稿九月十五日前寄出。（二）黑白稿九月二十五日前寄出。（三）文字九月二十五日前寄出。

（四）出版日期十月二十日（如時間可能提早在雙十節出版）

時代漫畫編輯部謹啓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人牛太平

—— 大江南北民間流傳的吉利話 ——

（沈鐵如寄自南京）

時代漫



市府大禮堂行兒童年開幕禮，有些小學生跑上講台，他們個子雖小，說起話來都是挺神氣的，說的都是強國強種，同怎樣救國的話。說者又謂爲『兒童老成年』。（鐵民）

●

世界最窮女郎 Street Walker 女士及其未婚夫壻 Vagabond 博士抵埠時，本市各名記者均往迎訝訪詢，暢敘幽情達四小時之久，始盡歡而散。（愚公公）

●

南京爲中國當然的首都，北平爲廢都，西安爲陪都，傻瓜皆知不在話下外，我們還應在香港或海威夷建冬都、在青島或廬山建夏都，在沙市或宜昌建水都。在朝袞袞諸公頗皆多才多藝，有贊成斯議者，能否撥冗握筆爲我們『時漫』寫一篇『新三都賦』，以資提倡？（箴）

●

某機關小職員，因母病危，向會計請求借薪，會計以無錢對，某呶呶不休，會計氣的說：在這沒有錢的時候，誰叫你母親生病呢？某瞠目無言而退。（殷雄輝）

●

有百分之百的中國生物學者說：『疏濬，築堤，插青，搶險，放賑皆於水災無所救濟。最好的辦法莫若根據達爾文「適者生存」的原則，設法把中國人的呼吸器官及四肢運動等從速改進，俾與兩棲動物無異，則水災從此可以不防矣。』（以理）

●

駐陰通訊員王虎辰電告：『該地陰陽河決口，土鬼王視爲發財機會，先將決口處的汎地地主捕獲，壓槓子，打屁股，由一萬，落到五千，洋錢如飛來之鳳，落入腰包。敲竹槓，在陰地實大行特行，故土鬼王如此辦理，以後，繼之兩側牛頭馬面，皆藉查口爲名，抓住張三要車錢，拉住李四討驢錢，個個腰包也塞個小滿。也有正在防汛緊急時光，老王和老胡有仇隙，便偷偷的在老胡的汛地里扒一個口，土鬼王當然會抓他去理論，一頓板棍：不怕你不肯傾家蕩產。此等大鬼小鬼，正樂天災吃黑飯，還有空閒疏濬河道替無數冤魂造福嗎？由此乃知陰地比陽間苦也』。是否因黃泉路上電線受損，此間尚無續告。（達珊）

●

上海有小報及雜誌三四十種暫時禁止發行，港報數種忽被南國陳公扣留，北平立言報又爲伶界天王余叔岩老闆一怒而搗毀，此『報劫年』也，孰曰不宜？（柳園）

●

本誌特約撰稿人王履箴女士，素性迂腐，十四日忽在青島避暑自殺，遺書上說：『立法院通過之出版法，束縛滋多，而實施後賣文爲生者困難又必多，與其將來觸犯國法或擱筆餓死，不如今日出此下策，畢竟爽快』。（賀）

●

閻君錫山說，陝北赤化『不能不怨商鞅廢井田，種下莫大禍根。』我們也信該紅區勢力膨脹，自然與當代偉大的政治家所謂『模範督軍』的賢明統治無涉。（老癡）

●

胡蝶自歐遊歸來，始聞好友阮玲玉厭世自殺，繼知初次同上鏡頭的林雪懷無疾而終，近又目覩對自己提攜最多的『藝壇名宿』鄭氏正秋壽終正寢，據說她因此又感傷又氣——氣得脚趾都一個大一個細了，而且面孔上又氣出一個笑窩來，此亦中國影壇之莫大損失也。（柳）

●

你主耶穌基督三位一體，便稱萬能；我蜀以前軍閥包辦政、軍、商、學、工、農六位一體，眞是無所不能之主。（王約翰）

●

史詠賡在哈同路邸第內興建富麗的私人遊泳池一座，是史君能繼承父志，於興修雷峯塔後，不忘鍛鍊體格，並以垂念其父生前經營事業順利上所獲之苦難。（老申）

父：畢業了麼？

子：唔！……

父：文憑跟成績報告單呢？

子（指其女友）：喏！（註：上海土音作「卽此」字解）

丁聰作

尊崇楊朱論

塵評

孔子被打倒後，重新又捧出來了。孟子也像大學裏的副教授一般，隨着正教授的孔子而一同出來了。其他的子思顏子曾子閔子之流，當然是在孔子的「吾黨小子」之內，跟着孔子走紅運，自然也是意料中事。在這年頭兒，本來古的都得來研究一下；中國的古物，所以要運到倫敦去展覽；而研究古學的章太炎，所以「偶患微恙」便要得到中央一萬金的醫藥費。連那被孟軻非薄的墨翟，也有許多人在研究他的學說，甚至於研究他的國籍。雖然他主張的兼愛，同現在信奉上帝的基督教所主張的博愛是無分彼此，但到底爲了被孟子罵過的緣故，學者們便看不起他，早已斷定他的國籍是印度，一句話便把他驅逐出國，定了個「流三千里」的罪名。

不過墨翟還是幸運的呢！充軍到了印度以後，他的兼愛主義，如果能與殖民地的印度總督所信奉的大英帝國的耶穌上帝博愛世界的主義，融洽起來　那麼墨子在印度，還是可以大出風頭的。最寃的還是同時被孟子罵過的楊朱，竟被大衆忘記得乾乾淨淨，連他的名字，提都不提起，這眞使我爲楊朱叫屈，鳴不平。也就是我提倡「尊崇楊朱」的動機。

但是動機還不這麼簡單，若是楊朱的思潮與現社會現在世界的潮流趨勢不合？那麼楊朱應該受冷待，受奚落。只爲的楊朱的思想，最合這二十世紀的潮流，二十世紀的趨勢，所以才有尊崇他的價值。

楊朱說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孟子便菲薄他小氣，但是照現在二十世紀的入眼光裏看起來，楊朱却是眼光遠大，在幾千年前，便有了這種個入自由的思想，只爲了孟子無見識，便說他小氣，因此使楊朱得不到入的同情，想必他已經鬱鬱於心，不得志而死。過了幾千年，法國的盧梭陸克之輩，也看見了這一點光明，便自命思想家，自以爲先知先覺，提倡什麼「不自由，毋甯死」等等的說法，世人不察，誤以爲他的發明，倒也罷了；只是中國人竟也忘記了楊朱而崇拜起盧梭之輩來。買了外國貨，贊好不絕，却不曾想到角落裏的中國貨，却要比他好得多呢！這是我所以要來提倡「尊崇楊朱」的理由。

我們每每看見童子軍攔住了汽車捐錢，汽車裏的大亨只是不理不睬，有時並且加速度衝過他們的包圍，倘使衝過去撞死了個把童子軍，最多不過幾百塊錢的撫卹金，便可以了事；但是沿街募捐，最多不過捐幾十塊錢，何必爲了幾十塊錢去冒幾百塊錢的險呢、然而這是他們的自由，他們信奉着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啊！

太太奶奶們坐了黃包車到廟裏去燒香，今天城隍廟，明天三茅觀，後天觀音堂，十隻八隻的白綿羊，寫上了「隨願捐助」的化緣簿上！夜裏回來，約了好鄉鄰熱朋友，來一桌麻將，五塊底，眞正小來些，廿四圈碰到天亮，當中吃一頓點心一頓宵夜，吃得變開心，一睡睡到太陽正中生，起來再是去燒香。然而丈夫們，一早在寫字間裏辦公，晚上回家來，太太正忙着在碰五塊底的小麻將，無心講話，吃了夜飯，睡上牀，太太無不來溫柔一番、牌聲音倒吵得滿堂響，眼睛再也合不上。但她們何嘗想到呢？她們從不顧「少碰一圈而利丈夫」，丈夫都不顧他「利」，何況「利天下」還要她們「拔一毛」呢！她們也是崇拜楊朱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啊！

有入告訴我：「你這許多話，雖然可以證實他們她們都崇拜個入自由主義，然而你如果去問他們或她們，一定都不承認崇拜楊朱，說他們或她們所崇拜的是盧梭的自由主義，却不是楊朱的自由主義。因爲當今之世，盧梭很被人家尊重，捧他出來當幌子，才體面；楊朱向來被入看輕。踢他一脚還惟恐來不及，怎麼好捧他。我聽了倒怔了好一會，心裏想，這才糟糕，楊朱的寃竟是無可伸的了。但是恰巧還好，去年是婦女國貨年，今年是學生國貨年，在這國貨年中，提倡「尊崇楊朱以代替盧梭論」，總也算是提倡國貨年之一道，這個投機總還可以投吧！

第六次士敏土的試驗

一位崇拜賽先生的德先生說：『拿什麼做鋼骨，拿什麼做士敏土，然後把散沙團結起來，就可以搆成一座堅固的大廈了。』但士敏土過去的試驗已經五次了，凝結力仍不十分見得緊凑，現在是第六次試驗了，能夠成功嗎？很多散沙似的心在期待着吧。

(一)H_2O水

(二)$CO_3H_5(C16H_{31}O_2)_3$油脂

(三)P_4燐

(四)HNO_3硝酸

(五)HCe鹽酸

(六)C_2H_5OH酒精

(七)S硫磺

(八)$CHCe_3$迷蒙精

九)Ce氯

(十)NH_3亞摩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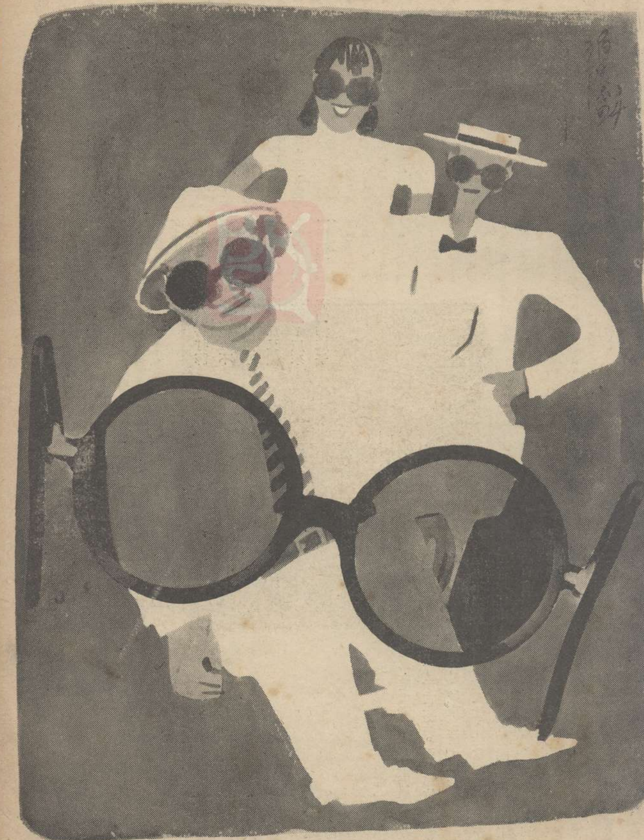
（說明）其中有抗力微弱的水；滑性的油脂；暴烈的硫磺，燐；染毒的氣；氣質怪異的亞摩尼亞；有麻木性的酒精，迷蒙精；有腐蝕性的硝酸鹽酸等。這些都是普通用的成分，還有幾種特別的成分；可就在這位化學師的肚裏明白，我們尚無從辨識，故惟有拭目以觀厥成。

老紀作

◎外交官不明國法

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記者談話：『林京白耶之結婚問題，不僅對於當事者有利害關係，於中美兩國國民之感情問題，亦有影響。』不把我國歷史「皇子犯法，與民同罪」之精神作解釋，反將不必有之範圍擴大，從此外交官可以不知有國法矣。（編人）

黑色流行性



陳涓隱作

黑眼鏡改變了白色的純潔，很畏縮地自躡自以為可以避免夏日的威炎；其實黑眼鏡的流行，是不是特地要反而看出去一切都是灰色，甚至一切都成黑暗嗎？

明末遺歡

烏谷

話說大明天下，自從咱的崇禎皇帝飛龍之後，那些萬子萬孫，早應了當初開國軍師劉基的一句預言；那東南半壁的弘光，只圖暫保着金粉南朝一掌之地。眞個是：

白骨青灰長艾蕭，
桃花扇底送南朝！

可勝浩！嘆這且按下不說，單表當時有兩位插科打諢，尋歡伴食的淸客朋友，要曉得這種人，你說他大不大，說他小不小，說他國家興亡有啥責任麼？又似乎輪不到他；你說他是破巢覆卵，實尸其咎麼？那又似乎太過了。看官，這兩位淸客朋友，你道是誰？原來一個是袍笏當朝的阮大鋮，一個是鼓鑼談書的柳麻子；阮圓海阮鬍子，我們早就在桃花扇那一本書中拜悉尊容，却不道這一位唱戲蹴鞠，耍拳弄捧的一名吊兒浪蕩人馬，却留下了千古大名。至於那位淸談說書的柳敬亭呢，奔走掉舌，扯東拉西，却是他們的慣技，這也不必說了。這兩位人物，生當明末，親送了大明二百年江山，豈不可賀。看官們還記得，從前上書變法的南海康聖人，有人送他一對對子，我現在就把牠移贈給柳阮二公，算是做書的紙上人情，那對子怎說的？聽我道來：

國家將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爲

山田

『征南座客』的柳敬亭

山田

會唱戲的阮圓海


無錢遊覽！格殺勿論！
查驗处
中学门
大学门
UNIVERSITY
交際園
納費处
茶話会
茶話会收費處
運動場
論文室
制服
"NOTICE"
凡入本園遊覽必須照章納費並依箭頭進行！
收費处
教育園
招財進寶
歡迎遊覽
文憑
注意
如錢不足者千萬勿輕易入內否則立即逐出！或有性命危險
NOTICE:

童叟無欺

華君武作

慈善家與災民

無常

先錄啓事一則，恭請讀者注意：

卲如馨等為此次赴普陀奉化等處祈禱世界和平消弭災刼鳴謝各界啓事

如馨等此次因鑒各省災荒嚴重匪氛未靖特行徵集唸佛同志由滬搭乘三北公司寧興及姚北等輪分赴普陀奉化等處分別舉行祈禱世界和平及消弭災刼輪車往返閱時旬餘承 虞洽卿先生函知各輪執事特別優待並蒙普陀山法雨寺（即後寺）方丈開雨大和尚 佛頂山慧濟寺方丈善餘大和尚 奉化岳林寺方丈允智大和尚監院金仝師中塔退居學賢老和尚當家慧參師 雪竇寺當家又信師等分別親率全寺僧衆領導祈禱上表佛天並親任招待所有如馨等百餘人在各寺種種設備極蒙優待實屬 惠施逾格又承定海縣沈縣長至山演講各省災荒現狀普陀公安分局吳局長率同長警在山保護奉化士紳方學隱董超汪仝金諸先生奉化大橋鎮 各界親自指引雲天高誼如馨等莫不銘感五中除分函致謝外特再登報鳴謝並代各省災荒區域民衆九頓首以謝統希垂鑒

聽說，有靠菩薩吃飯的慈善家，有靠天災吃飯的慈善家。大概因慈善而起家的慈善家，多於因慈善而毀家的慈善家，這一點，我們是相信的。如今又出現了一種蒙各方特別招拂的慈善家。

上面啓事中的慈善家，蒙各輪船公司特別優待，蒙各寺院方丈當家逾格惠施，蒙地方官吏保護，士紳各界指引，自然不得不去函致謝，登報鳴謝。但還要代各省災荒區域的民衆，「九頓首以謝」，則在人情上講，未免太客氣，在事實上講，又未免太殘忍了。

何以言之？蒙各方「優待」「惠施」「保護」與「指引」的，是慈善家，那樣的高誼，「分函致謝」與「登報鳴謝」，也足够表示感激的意思了，何必錦上添花，再代數百萬或數十萬的難民，「九頓首以謝」。這將使對方「受之有愧」，故曰太客氣。

如今災荒區域的民衆，或居水中央，或蹲樹梢頭，或築堤，或搶險，或父母妻兒離散，或室家田禾蕩然。他們只盼望天不再雨，水不再漲，只盼望賑濟

得寸進尺　張謄作

荊森寄自北平



此其時也

與善後，災刼已成，祈禱何補？掙扎於死亡線上，猶須「九頓首以謝」，故曰太殘忍。

實則慈善家要「代各省災荒區域民衆九頓首以謝」是大有道理的。他們所以能夠獲得各方招拂，就全靠那些民衆。因此不得不把那些民衆拖出來，以資自重。這道理一經說穿，固索然無味，但不說穿，又覺於心不安。

吸煙　戒煙　戒煙之後

金沫寄自廣州





老王的興奮病

許超然寄自肇州



廣州軍校鬧鬼

無常

一兩日前，廣州中山大學發生文學院學生驅逐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古直的風潮，發表宣言，痛罵古直「是一個一知半解的八股先生是一個反革命的而且腦滿的老學究，想借讀經來迷惑青年的新思想」。結果如何，未有下文。最近廣州燕塘軍校又發生鬼兵夜動的笑話，誠可謂多事之秋。驅逐復古中堅的風潮，過去不談，試談軍校鬧鬼。

據大晚報廣州通訊，鬧鬼的經過如下：

七月十一晚，夜深二時許，守衛軍校門首之兵士，又突覩數百人，均穿雜色軍服，手持步槍，作衝鋒。瞬即抵達距離校門約半里許，那見衝來者稍停，紛紛上刺刀於槍頭。當時衛兵以為駐該校某一部隊有異動，為防衛計，遂亦伏倒各掩護物側，紛紛鳴槍，向衝來者轟擊。於是槍聲隆隆，更有大呼敵人已衝抵校門者，駐宿校內各生，於熟睡中，均相驚起，查宿舍多在樓上。有走避不及者，即從樓上跳下。及該校教官整隊出發，以備抗拒，而此事已告平復，所謂敵人衝來者，實無其事。經查點人名，發覺各生，因爭相走避時跳下受傷者，已達三十二人。該校當局，隨將各衛兵傳入研訊，旋將數衛兵一律扣留，翌日送赴中大醫院檢驗，以驗察各衛兵有患精神病者。

至於衛兵究竟有無神經病，是否神經錯亂，則我們不得而知。但必須有此一着，始能解釋鬧鬼的由來，當局的苦心，我們自當特別諒鑑。

聽說燕塘軍校，常有鬼話，更聽說燕塘常有鬼兵夜戰，每一發作，即有禍變，乃不祥的先兆，則這次的鬧鬼，不過又是鬼話之一，不足大驚小怪，但如果真為不祥先兆，則又令人毛骨悚然。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廣州軍校的一場鬧鬼虛驚，總覺有不甚良好印像。第一，「聞聲見影，草木皆兵」，這顯然是「疑心生暗鬼」結果，第二，堂堂軍校，竟因虛驚而騷然，堂堂軍校，竟因虛驚而跳樓，這顯然是平日訓練不佳結果。

不知道該校正校長陳伯南先生，也有同感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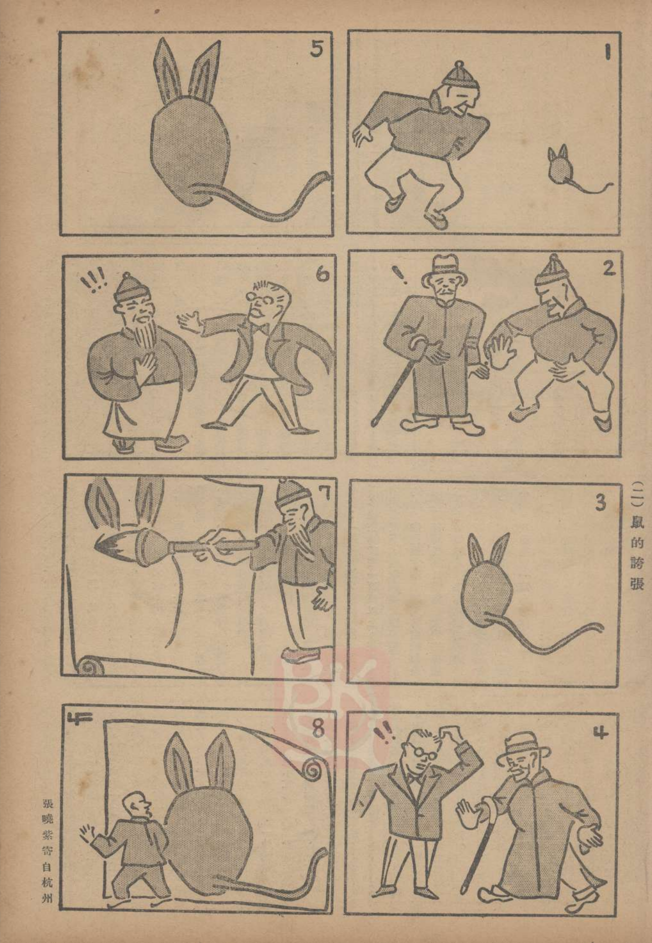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護生家

李博作



利害消長圖

(一)餅的侵蝕



(二)鼠的誇張

張曉紫寄自杭州

洗澡

曾迭

洗澡在夏天確是一樁大事，一個人在夏天，不必定在烈日下工作，就是做比較輕鬆，悠閑的事的人，甚至一鎮天一點事也不幹的人，也得要洗一個澡，否則便受不了，所以，洗澡在夏天，確不可不規定爲衣，食，住，行之外的人生的特殊的要務之一端。

上海的房金是那麼貴，房屋又是那麼狹小，就是有衛生設備的住屋，也得看這一宅住宅人口的密度如何，才計算得出衛生的効果。衛生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可分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反對期，就把洗澡來說，外國人說勤於洙澡是重要的衛生運動之一種，中國却反對時常洗澡會洗去了人的「原氣」，因此有些生病的人，還得到澡堂的公共池子里去喝洗澡的水，美其名曰：「大補湯」。第二個時期是贊成時期，從政府設置衛生署起，到小販發賣五香衛生荳腐干止，無不要掛一塊「衛生」的招牌的，就把洗澡來說，散佈微菌的大本營的中國式公共澡堂，就得稱衛生浴室的。這是說衛生。「設備」在中國有時也非常有趣，一處有自來水設備的地方，龍頭里會放出一只蝦來，有幾處有電燈設備的地方，電燈還沒有煤油燈的光强，看去有如點着一枝一枝的烟一樣。話似乎說遠了，還得說洗澡。總之，在人口擠密的住屋里，所按置的所謂衛生設備，還不够中國人的衛生，這是由於外國製造商對於中國人的生活方法的調査，尙欠周到的原故，大約這位外國人一定不懂如何白相中國的麻將牌的。

沒有所謂衛生設備的住家里的洗澡問題，不一定是不衛生的，不過容易引起許多麻煩是不免的。客堂樓上嫂嫂的洗澡水，會淌到了樓下黃老爹的菜碗里，黃老太剛因爲昨晚剩下來一只炒肉絲，吃中飯時被她忘記拿出來吃而餿掉了，在可惜，看見了這情形，急得不亞於湖北省潰堤下的災民，止不住大鬧起來。聽說第一個條件是明天須得樓上嫂嫂點香燭，賠禮，保三年太平。前天傍晚，對門那個小夥子就爲攀在晒台的欄干上，不留心掉在晒台上而跌傷了一只左脚的膝骨，擠得一晒台都是人，鬧得一晒台都是聲響，據那個小夥子帶哭帶訴的聲音里聽出來，大概說是看火燒，但是，在那一方他又說不出，后來說有許多聞人疑心，說這小夥子是想偷看后面樓中間那位小姐的洗澡，但最后據那位小姐的小大姐說，大概是看小姐揩身，因爲她們小姐在傍晚是不洗澡的，照例，那位小姐在傍晚出門之前揩一會子身，要深夜回來才洗澡的。

夏之外景

甲：走罷！別給人看見了。

乙：勿要忙走，別人是會看她的而不看我們的。

張雪帆作

人言二卷二十期開卷第一篇就是「上海人力車的存廢問題」，第一段就這樣說：「近來上海天氣的酷熱，每天差不多總在攝氏表一百度以上。在這末酷熱的天氣下，像我們整天蹲在屋子裏面的人，尙且猶常不免感到非常的難受，何況還有那些終日祇能在猛烈的炎威之下爲生活而替人作牛作馬似的四處奔跑的人力車夫！」我起先想接着當是會談到人力車夫的洗澡問題的，但結果却並不是，我猜想這一篇作者住宅里，一定有一具很好的洋瓷浴缸，就是所謂衛生設備之一者無疑了。眞的，你如其參觀或是賞光過人力車夫的公館或公寓的話，你必得相信人力車在夏天是不洗澡的，因爲在這裏你會找不出一個可供他們洗澡的地方，而你的鼻子里並且立刻會回憶起那種你時常坐車所聞得的汗臭。其實人力車夫終於不致「那個」得連澡也不洗。這是我的一種發現，在工人或人力車夫聚集地方的老虎灶里，張掛在茶桌子后面的，常有一個青布的帳幔那樣的東西，這就是他們洗澡的地方。現在聽說人力車夫互助會，已有便宜浴室的設置了，這也許又是衛生設備的一種。

你沒有看見過監獄里罪犯的洗澡哩，在一個池子里的僅僅一池的水，得洗數十百人也不算多，與其說是洗澡，無寧說是去受一回變想的刑罰吧。

以爲洗澡只有在夏天才發生問題，這似乎已經是文化落後的國度里的人才發得出的議論了，何況又是說得這麼不討人歡喜，也許會使讀的人因此而發瘋。因爲洗澡在夏天，總是一件有趣的事，人在夏天，唯一的舒服的事情就只有洗澡這會事。而且洗澡在中國，就是古人也不是人人反對的，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唐明皇春暖賜浴的華清池，中國歷史最有名洗澡的人物，就是那位中國肉感始祖楊貴妃，是的，因此忽想起了那個具有潔癖出名的倪雲林的故事：

「嘗眷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旣入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

而罷。趙談於人，每爲絕倒。」

這一段故事果然覺得好笑，但一個人洗了一次澡便可以證明這人的卽不「不潔」，倒是很科學的。

女子的公共浴室在上海還只近幾年才有，可是至今還未普遍，幾個婦女約了到旅館的有浴室的房間去洗澡，這種辦法在上海是很風行的。不過在夏天卻不多因爲夏天得每天洗個澡。有一天聽見一個西洋景的擋子上的人在這樣嚷着「一個銅元瞧一瞧！」「嗆！揚州女混堂！」「要看到大姑娘洗澡啊！」

但我卻始終沒有去瞧一瞧，我曾到過揚州，也沒有工夫問揚州有沒有「女混堂」，不過在日本，倒洗過幾回澡的，在箱根的山上的旅館里，洗過一次溫泉的澡，那是很考究的獨人浴室，但拿進一缸清水和一個竹製的勺子進來的也還是下女。至於日本的公共浴室，門口雖是男女分開的，池子是只有一個，不過在正中距離水面一二尺光景的地方隔一道板壁罷了。這自然不足以語禁止男女同泳的中國士大夫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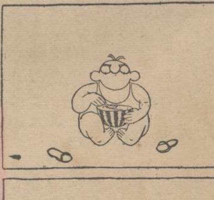
洗澡有時一種奢侈，據說美國電影明星有的用香水洗澡，有的用葡萄酒洗澡，也有的用牛奶來洗澡，這種宣傳於我只能打動由葡萄酒和牛奶所引起的食慾，對於這種奢侈的洗澡的享受，是沒有豔羨的念頭的，就是在中國，有許多人從南京趕到湯山去洗澡；從上海坐船到青島，北戴河去洗澡，這也可說是一種奢侈的洗澡。因爲雖然不會游泳的人，如其從海濱回來，一定不肯說是去洗海水澡而一定要說是要去游泳的，正如上海各個的游泳池中，就充滿了許多不會游泳的品評女人肉腿，乳峯的看鬧者，這可說是一種不必要的洗澡。上海市政府新近在新市區建造的東方第一游泳池，不日要開放了，這原是一個好消息，不過，我總希望不久就建造出若干貧民大浴室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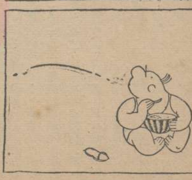
卽使是貧民在水鄉的洗澡方法，在山西那麼的旱地也會變成奢侈的沐浴。據說山西人沐浴，先得就悶熱的室內，用火烘出汗來，利用身上流出來的汗去擦去身上的齷齪，然後冲一些清水來洗一洗就算了。這似乎是更够麻煩的了。無怪山西女人終年不浴的習慣，常和她們的小脚，同在遊記里讀到。

洗澡在上海的講究就很多，有日本式的，有土耳其式的，中國的茶館式的浴室更不消說得了。最耐人尋味的是報紙廣告上的按摩浴室的文字，有「藥水洗浴」，也有什麼「暈落浴」，不但如此，還有「精於此道」，「老於此道」的中國女子，和「年輕美麗的西洋女子」，而且「一經施衛」又會「神清氣爽，」但她們登在外國報紙上的廣告，卻完全沒有這種離奇的誘人的句子了，大概「老於此道」的問津者，還是屬於外國人的。這是男女沐浴權利不等的大問題了，因爲老於此道的中國男子，或是西洋年輕美男子的按摩浴室的廣告，至今還未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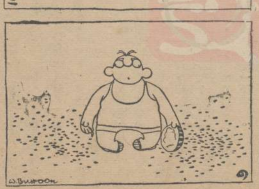
左拉有一篇小說名「洗澡」，一個小報上說，坐在二層公共汽車上可以從兩旁窗口里看得見女人的洗澡，還有外國人義笑中國人一生只洗三個澡，出生，結婚，和死后，這里似乎都應該附一筆的。還有一次一位貴夫人去遊焦山，她的幹事特從南京運一只洋瓷浴缸去備用，這似乎也不可不記。

牛鼻子正傳——吃西瓜　黃堯作









譚水

希元寄自武昌

一　惹禍的船

寒假中，朋友從宜昌帶來一隻小帆船送我？放在書桌上，已是半年了。

不幸，江水為災；三老四少會見了總是談水。年老的媽媽想到二十年的慘像，擺着頭說：

『有這樣的事，向前年大水，過不兩年又來；這還得了。你看，大正月初一裏，偏偏桌上放條船，兆頭就不好。』

想不到，一隻小船竟惹出這大的禍來。半點不錯，宜昌的朋友把船送了給我，所以就淹死不少的人。呀！不得了！為了朋友，急忙把船送到箱子裏；怕的是管堤的先生們發現這次水災的原因；歸罪我倆。

二　有堤無堤

天門逃出一位同學，苦笑着說『哈，朋友，我又活了；你知道水來得多凶呵！漫天漫地從城頭上蓋將過來！測量隊，只測地畝大小的好收稅，高低他們幹嗎要管？況且這次破堤，城裏的人都不知道哩。』

天門死上十幾萬人；是因為堤倒了，更沒有人報信。本來，『大難來時各自飛，』夫妻尚且如此；管堤的官，他總算是人，當然不能例外。只是，堤是防水的，却不料如此害人；要是沒有堤，水是慢慢的漲，人可以向高處跑；再不然，房子都蓋得像浮船；水漲船高，只要水來得不突然，大約不會死這些人吧？就是食物，也可以撈撈魚吃；至少可以喝幾日水去等善人放賑。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稀者為貴』，像這樣的多死些，也許我們這些未死者，慢慢會貴起來。

三　稻不如道

從漢口武漢日報看見一張湖北水災地圖？高地是天保佑，低處除了漢口搶救得力外，是一無幸免。原來，堤還有點用，只要搶救得刀。然而，湖北有幾個漢口？洋房大樓，汽車要花三千多一部哩！禾苗，幾文錢一斤呀，況且，「大道之行也」的「道」，命脈就在漢口；四鄉的人，多麼蠢，多麼沒受教育，單說就那樣拚命，拚命是野蠻，野蠻就是不文明。你看都市的人是多麼「文質彬彬？搬家和拉箱子上樓，那是「動如脫兔」禮當除外；對於搶堤，是泰泰然然而從容不迫，像這樣雍雍萃萃貴紳士耆沛，萬一淹死了幾個，中國復興靠誰？本來，禾苗淹死了可以吃肉，汽車銹了怎辦？洋樓着了水，用汽油洗地板就要花費不少；光只這點理由就行，何況，「稻不如道」，乃是天經地義。



小犬子(向小虎子)：走！後面爬牆瞧去。

王晴寄自河北勝芳鎮

四　不治之治

不知是龍王做了漢奸吧，連年來，長江老是鬧亂。據張太爹說，「都是洋人害人，做些洋船在江裏跑，日深月久，丟下多少的煤渣。況且，無實不成洲，那一年江寬出了事，現在不就生出一個沙洲來了嗎？水流不出，江身又淺，不出事那才怪哩！要想不鬧亂子，除非把江再疏通一下才行。」

這話不錯，到底口上有毛的人，話就說得有理。可是，政府裏也有不少的「于思于思」，難道就都趕不上張太爹嗎？一想，不對，其中必另有道理。

一年一年的淺，若干年後豈不平了，救水無力填江有功。修條長江馬路直達上海，粵漢交通既不必再修長江鐵橋；更無水災；豈非大妙！況且一次水災，就有不少的善人發財；更有不少的人得着築堤的優差。假若政府通過一種『賑災築堤條例』，限定每人只許做一次在江填平的那年　豈不人人先苦後甜。

頓開一夕談

周儉

一、用錢忘理

在用錢方面，我明白了兩種人的心理：第一種人是顧大局，他對於自己用錢很儉省，但不是沒有錢才省儉的，他照樣有錢很不吝的捐航空捐和種種有益於社會的事情，從來沒有拒絕過。第二種人呢，他剛剛是第一種人的反面，他對於自己用錢很多，天天跳舞打牌，可是你要請他捐些有益於社會的捐錢，那你就要預備着受他的白眼。

二、史記不實之節

偶然翻開一部史記，看了一段高祖本記　太史公罵得高祖狗血噴頭，罵他不應當大殺功臣　所以直到現在大家還罵漢高祖是人面獸心。其實大家都上了太史公的大當，我倒要說漢高祖是個爲國爲民的賢皇帝；他爲了要國家統一，保全人民的生命財產才把功臣大殺而特殺，那知太史公老頭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罵好人，太也說不過去，如果我做了太史公，我一定要把漢高祖大捧一捧　說什麼爲民爲國不得已不把功臣大殺的一類話。那末現在人決定都要說，漢高祖是一個爲國爲民的賢皇帝了。太史公大概受了宮刑氣不過皇帝，所以漢高祖雖不是施刑者，倒是受他的大雷頭太史公也只能罵死人！

三、『闊』

在上海，我不時碰見十分討厭的人；生怕人不知道他的「闊」，在公共汽車上，電車上，那些穿綢穿緞的，西裝革履的公子哥兒，少爺老爺們，他們都要坐兩個人或三個人的坐位，其實他們的屁股並不大，可是他們要空着，顯顯他們的「闊」，如果你要去坐，那就——嘿！當心你的耳光。

我也把這許多事不以爲奇了，因爲還是中國人對中國人，可是不幸我也碰到一次：

那天爲了去看一個朋友，坐了一趟公共汽車，照樣買了票，坐座位。車子很空，大約只有十多個人，我爲了不敢和「闊」的衝突，所以選了一個比較有五六個人般的空地方坐，但是屁股還沒有貼上座位，背上早吃了一拳：

「喂！有沒有眼睛，——草帽。」大麻皮，來得很兇。

其實，草帽還離開我想坐的地方三四尺。

「大家客氣些，坐不壞你草帽的。」

「嘿！坐不壞草帽的，坐壞了請你吃生活。」

這口氣像吃得了人似的，我吃不了還發了走嗎？不吃爲妙。

四、勇不敢當

大家說我們中國人不勇敢，其實我國勇敢的人正多着呢。譬如碼頭工人說吧，爲了一個碼頭竟能大演一場「三本鐵公雞，」打死了二三十人，他們還是不在乎。大些說，那些丘八先生對於老百姓，那種行爲，不够勇敢嗎。從前在內戰的時候，他們還能屠殺全城呢！誰說我們中國人不勇敢。

廣州茶樓的低級趣味

賣瑰女子：老伯，買一塊香瑰嗎？價錢相宜嚐。

茶博士（現着猙獰面貌）：快走開！別阻住！





擦皮鞋的小工（像狗一般的伏在地上，所得的酬報是幾個銅元，并且連鞋膏多在內的）

老紀寄自廣州

復仇記

小棒襲擊
倉皇失措

痛定思痛
閉戶發奮

技成迎敵
驟來大棒

張曉紫作

斯文也集

李瑞熙

■ 當科舉時代，湘陰之文風最盛，歷年入學進舉總不乏人。該縣有一楊××，自稱其文章可與曾(國藩)左(宗棠)並駕齊驅。於某年赴縣考時，考題有「天地位焉」．楊即認作「天地位馬」，首由「天」字起筆，文爲「天地元黃，黃鶯兒，兒孫自有兒孫福，福祿壽喜，喜雀子，子孝父心寬，寬則得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豆腐點心，心動神知，知府知縣，縣官宰相，相牙床，床有四隻脚，脚踏兩邊船，船開櫓响，享不盡榮華，划拳飲酒，酒醉腦，老子抽得娘，娘娘菩薩，殺鷄用牛刀，刀割其心，心不在馬。」揭榜時竟名落孫山。怏怏對人說：『此次所作文章確實不錯，今未得入此門．是命耶！命耶！抑文章中抽得句把娘歟！不然，主考官何得批我「沙哉！沙哉！」』

■ 近有×省×縣××科長與吾談及：該縣長劉×彬，係一奶香小子，常將「照准」「限×日繳清」寫爲「照淮」「恨×日激清。」

背之素描三態

郭建英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於高橋海濱



王以禮作（十一歲）



王小合作（九歲）



呂梓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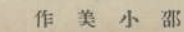


趙福田作（十歲）



鄔毓俊作（四歲）

趙明珠作（九歲）



鄧小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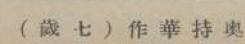


二大戲子



黃偉豪作（十歲）




奧特華作（七歲）







第二代



公雞（驚訝地）：好啊，孩子！你才是負得起將來底責任的。

魯少飛作

捕蝗專員

錢金戈

在縣府裏，戴科員是挺出風頭的。

小學和我同學，中學同了二年，他便離開了學校，由他姊夫的介紹進了縣府，先是書記，現在已榮升科員了，本來總是拖着身學校制服，現已變成大衫同志，不是近視但眼睛上架了眼鏡，呢帽皮鞋不在話下。他有着個中等身材，也許因了太富熱情，講話有些口吃，他最大的標記是在後腦有一塊和銀元般大的白髮，於是綽號『白貢』。

今年，雖然漢口等處鬧水災，而本縣却求雨不得，於是各鄉紛紛報旱，也許上天也採用長期抵抗，抱定一不做二不休主義，又恭送蝗蟲數千萬隻，本縣的三四兩區受害最烈，區長電縣，請派農事專家，下鄉捕蝗，縣長得到報告那敢怠慢，但查遍本縣府職員錄，沒有一個農事專家，皇清貢生附生，和蒙館畢業生可不少，但求其次，見戴科員是××中學初中畢業，想必讀過動物學，略知蝗蟲，於是縣長飛筆下諭：

『今委本府科員戴××爲捕蝗專員，卽日下鄉，努力督捕，勿稍怠懈，並將捕蝗情形呈報，此令！

右給科員兼捕蝗專員戴××』

戴科員接到了手令，打道下鄉，雖沒有綠呢大轎，自有黃包車備下，鄉下土民好以救星似的遠道迎接，在區公所裏備下了雅室，以便戴科員受用。

吃了飯，戴科員只說要午睡，把房門緊閉，這可把鄉下佬急壞，他把皮包裏的動物學拿出，只恨自己從前不用心聽，而要來抱佛脚，這且不管，靜了心把蝗蟲的各部份搆造記熟，因爲既稱農事專家和捕蝗專員，少不得要演一次講。三鐘點，書背熟，又抄了些小夾單，召集全體保長訓話，在土地廟前的空場上。

幼稚園的實習師：（她的特點，就是未曾做過媽。）

董天野 作

『…………這個，這個…你們可知道蝗蟲的各部份搆造ㄚ牠分爲頭胸腹三部，有六足四翅，有觸角，眼是複眼，口腔中有鉗，能跳躍能飛………他的幼蟲是蛹，跳蝻………』這一批保長眞急，儘是一派廢話，但因爲是縣裏正當老爺派的欽差，不好反對，好容易講完 恐怕田又給蝗蟲嚼去了半畝。

這專員隨着保長離了鎭，去實地工作，只見田地站滿了男女老少的人，都在努力捕捉，專員一時興起，也到田裏捕捉，費九牛二虎之力帶住一隻，不禁大喊：

『咦！這不是蚱蜢？呵！這簡直是胡鬧 有甚蝗蟲？』

『老爺！蚱蜢頭上沒有「王」字，腿沒有這末肥！嘴裏的口沫沒這般深，飛起來也沒有這樣快！』一個老年農夫解釋。

這樣過了四天，一半是因了天下雨，田也快嚼光，一半是因了專員督事有方（？）蝗蟲東去，天也給蔽黑了。

『這却是個奇觀！』戴專員帶着欣賞的口吻說。

『看是好看，却苦了我們一年！』農夫們嘆息。

晚上提筆作報告：

『竊職戴××奉 鈞令後卽日下鄉，巡視災區，敦勸鄉民，努力捕捉，現已全數消滅，此非職督捕勿以堪此，端賴 鈞長之德政，高升天府，故此得如此結果神速，實 鈞長德政感動神靈而致之也。考蝗一物與蚱蜢似相同，實則…………此亦值得一告之事。理合具報

謹呈縣長 × 鈞鑒

×月×日

第三科科員兼捕蝗專員戴××謹呈』

報告派專差送到縣裏，於是縣長傳令嘉獎，戴科員遊縣銷差，而這捕蝗的盛大恩德，就噲炙人口了。

那裏・這裏



住在那裏？

黃復生作

食在那裏？

王瑞鑫作

食在這裏！

翁興慶作

住在這裏！

盛公木作

洗帽子

錢可訓

當我從許多帽籠中檢出那只去夏才戴了一季的白嗶吱軟木帽子已經很髒時，便決定丟了重買一只；我雖不很講究穿着，但覺得這樣的帽子放在公務員的頭上，總未免有失國家的體面。於是去跟蔡副官商量，想知道些關於帽樣以何者為美觀而大方，帽價以何者為公道而耐用的常識，他自然一一都告訴了我，可是他最后却力勸我去把去年買的那只帽子到洗染店里去洗一下，不必重買，因為經過這種手續后，舊的帽子便可和新的一樣，而價錢則僅費幾角。

我不忍故違朋友的好意，一方面也實在想省幾個錢，我實行他的勸告了。經過了好多家洗染店，都沒有成功；事情大蓋是這樣的：有一家因範圍過小，只洗衣褲；再一家是僅洗些草帽和呢帽；又二家呢，洗是可以的，可不敢擔保能得到怎樣完滿的結果，因為實在太髒了。

我拿了那套在紙封里的帽子，直向太平路走去，不想再去試探；但這時也並不覺到如何頹傷和懊恨，因為我的本意原不在此；不過陽光照射着非常灼熱，尤其是頭部，因我未戴任何帽子。但我寧可這樣受苦，不願把那只髒帽取出來戴着遮日為的是怕給人恥笑；且這種受苦只有我自己曉得；人們即使理會到，恐也只會對我的忍苦能力表示欽敬吧。

踱上了太平路，「我的朋友」蔡副官又突然逢着了；他知道我的失敗，仍叫我不必灰心，可再到附近那里的××巷的一家洗染店去一試，也許最后勝利就在這次上。我去了，居然、他的說話兌現了；那店里聘的是「名技師」，用的是「科學法」，所以毫不躊躇就允許了我，並且定可把它洗得跟新的一樣，請我放心！再價錢也請我勿必爭論，因為這決不為會使我吃虧的，取帽的日期是在三天之后。

第四天的一早，我就跑了去，因這天是禮拜，我要趕快去取回了帽子戴着去出風頭的。一走進店，就把領取單交上櫃，這時由位上次應接我的年青而漂亮的夥計來把單子接去，略為遲疑一下，說聲「請等一刻兒」，就走到里面去了。我為免得給人看出是個性急人起見，就走向一邊的靠椅上坐下，以示我准備儘是期待下去，可惜我不會抽煙，否則一支在口，更可表示出意緒的悠閑。

這樣坐了大約十分鐘光景，又來了一位客人；那個有髭鬚的傢伙就連忙放下了手里的生活，招待顧客。照樣，他走到里面去，不多時，手里拿只軟木帽子出來，顏色是暗黃的；這時那個傢伙的樣子很謙虛地向客人說話，我因離得太遠，所以不能聽清，但客人突然怒聲喊：「怎麼還沒有好呢？」這話使我驚奇了，不是明明有只帽子——看去不似我的。——在那傢伙手里拿着嗎？在這個客人憤憤地走開后，髭鬚傢伙招呼我了：我當時非常高興而感激！因為我知道馬上會有只如新一般的帽子從裏面拿出，而且洗的日期一些沒有延遲。可是在我剛站定在櫃邊，那傢伙就說：「這只帽子儂看洗得阿好？」什麼？這只帽子就是我的嗎？這可怪了，怎會變成這黃黑帶些灰的顏色的？我以為是眼睛糊塗，然而揉了后再看還是那樣，拿到窗口裏去看，更雖看了，因黃灰色給光分析得格外清楚；我於是向店討個板刷，拭了幾下，依舊那樣；這可使我不能不懷怒了，就立刻質問那有髭鬚的夥計，怎會把我的帽子洗成這種顏色？



烏龍宮（下層的人肉市場）　朱朗寄自開封

「先生！這是沒有辦法的呀！因為是軟木印出來的，我們有辦法總勿肯隨它……何況，這種顏色也不差……」

「那個年青夥計你叫他來，他上次怎樣說的？……」

「不錯呀，先生！不過這是軟木的關係，不能怪到我們的呀！我們最好洗得它完全跟新的一樣，不過……」

以后還跟他爭論了些時；但他總有有力的證明可以使他自已無罪；那便是「軟木印出來的」。我知道再辯駁下去也是無益，除非我肯犧牲那只帽子，把它拆開來，用別的白色布去和軟木試驗一下，可是，就是結果把他的言論推翻了又怎樣呢。新的固然賠不到，像這樣「也不差」的顏色的帽子也去銷了。還是依照古諺所云：小事化為無事吧！何況去年我初戴這只帽子時，很有些人說：我的帽子比別人的特別白。這話讀者們不要以為是譬揚我的會買帽子，而是譏笑我的臉皮太黑的。現在這帽子既已變成這種顏色，倒可以相映成趣，說不定還有些古色古香的氣味哩！於是我就照價付錢；但當走到門外，帽子正要戴上頭上，忽然看到帽子上的白瓷，也給剝落一塊，不禁又冒起火來，要去再行交涉；但一想自己上次給他帽子時，既未將各部份攝影以為記，又無收據寫明，領取單上只說何式色的帽子一只，並未提及其他；而且就是口頭上的說明都未曾。現代辦交涉首重證據，目前物證毫無，人證更缺，還辦什麼交涉呢？他不會理直氣壯地說我自己掉壞的嗎？何況，錢已付訖，物已出門，還嚕囌什麼呢？他於「理直氣壯」之外，恐還要暗笑我是個粗心人的吧？否則在店內時，我怎會沒有看出這破綻呢？再則；斯帽斯結，也很相稱；即使難看一點兒，因它體小之故，人們也不大會注意到的。——於是我心安意閑地走去了。

歸途中，又遇到那位蔡副官，他是坐車上跟我相背而行的；在一刹那之間，他指了一下我的帽子，問我爭竟沒有聽從他的話，而重買了只暗黃色的嗎？這時他的車子已離我有丈把路，不過因他的聲音很高，和頭部回顧着的，所以我還粗糊地聽到那末幾個字。我當時隨即轉過臉去報以一笑，而戴了我的新帽子洋洋然回到了家。

預約夫人

（獨幕劇）

吳贊廷

時間——早晨

地點——王先生之書房

人物——王先生，王先生之僕人，陸先生，陸先生之夫人，張先生。

幕開時王先生與陸夫人並坐在沙發上閒談。

陸夫人　王先生，你眞的愛我嗎？

王先生　我愛，我早就說過了，你是我的生命線！

陸夫人　聽說你要同李小姐結婚了呢。

王先生　誰說的，這不過想離間我倆和海一般深的愛情吧了，我愛，你相信麼？

陸夫人　不敢相信，但也不敢不相信。

王先生　行，我賭咒，倘使我愛上了李小姐：

…………

陸夫人　（用手按王先生的嘴）不許說！

王先生　（用手緊執陸夫人手欲吻之，忽見王僕上）你早也不進來，遲也不進來，爲什麼偏是這時候進來！

王　僕　這不能怨我呢，陸先生偏是早也不來，遲也不來，這時候才來。

陸夫人　哦！他來了麼？那糟了！那我糟了！

王先生　不打緊，你快些藏在這屏的後面。

陸夫人　（急藏身屏後）這裏他看不見麼？

王先生　不要緊的，請陸先生這裏坐。

王　僕　是！（下）

陸先生　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陸先生，你好。

陸先生　你在看什麼書？

王先生　我嗎？正在讀經，現在的世風日下，要挽回這敗風末俗，就非得全國讀經不可！

陸先生　高論極是　那天我得介紹我夫人來這裏就教就教才興。

王先生　尊夫人麼？不是非常賢患的麼？

陸先生　那裏的話，唉！家醜不可外揚！

王先生　什麼話！

陸先生　他整夜在外面跳舞場哩，回力球場哩，睡在床上夢裏也在喊「古巴龍！古巴龍！Place！Place！」

王先生　我眞很難相信。

陸先生　聽說你同李小姐快結婚了。

王先生　那只是謠言吧了，沒有的話。

陸先生　噢！上次不是你親自告訴我的麼？預備參加市政府第四次集團結婚，並且前天我還看見你倆一起在大光明電影院並坐着看電影，當銀幕上接吻的時候，你倆也在模仿了。

王先生　你早晨就飲酒麼，有些醉了！

陸先生　我可以賭咒，那天看見的的確是你倆，因爲那天要細細的辨認是不是你倆，所以我就足足看了你倆一個多鐘點，電影也沒看。

王　僕　張先生來了。

王先生　請他進來。

陸先生　那糟了，我欠了他三百塊錢呢，約他今天的，一定是他到我家裏問了他追到來的，有地方讓我藏一藏嗎！

王先生　你暫時藏到這櫥裏去吧。

陸先生　（進櫥再探首出）藏在這裏不打緊麼？

王先生　不要緊，快些把櫥門閉上。

陸夫人　（從屏後探首出來低聲）王先生，讓我從你家後門走吧。

王先生　恐怕來不及的，你藏着好了。

陸先生　（又探首出外）我想還是從你家後門溜出去的好。

王先生　你沒有聽得張先生的聲音麼？他來了，快些藏進去。

張先生　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哦，你好。

張先生　聽說陸先生在府上。

王先生　沒有這話。

張先生　他不知道又藏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個人遲早會破產的，到那時你進行和他美麗的妻子結婚，到是一個絕好機會。並且他窮壞了心，你給他一千塊錢，他準會把妻子讓給你的。

王先生　大家都是朋友，你不應當說這話的。

張先生　哦！你又要裝正經麼！那天在櫻子舞廳你還當面給我介紹說：「這是我預約夫人」哦！這屏下面二條女子的腿，不就是陸夫人麼？這雙鞋子我記得的。你預約夫人爲什麼不請出來呢？

王先生　（急得想不出話說）。

張先生　櫥也在動，裏面還有人麼，我好像看白蛇傳機關佈景。（說着走過去開櫥門同時屏也倒了）

——幕急閉——

包圍的由來

孫樹南寄自北平

要挾的初步

母：阿囡！替我把抽屜里的草紙取來！

子：叫你把銅板給我怎麼不肯呢？

母：好聰明的兒子！……

秦兆陽寄自黃岡



乞丐的教訓

乞丐子：爸爸，我餓！

乞丐：眞沒出息呀，只餓得二天便嚷，將來怎麼能成爲一個高尙的乞丐！

李克農作

純粹古幽默貨上市

蕭 雯撰

■ 都勳弱冠為令，素喜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旱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呑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中 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市人大噱。

■ 許由不受堯天下，逃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

■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廚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濟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至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廚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其人一笑而止。

■ 林鉽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鉽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學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鉽，鉽亦不識也。

■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 德清陳端庵(凝)順治乙丑進士，筮仕為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為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 楚圍雍氏，韓令尙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 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隣家，隣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析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為界。」

■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往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往雪竇，雪竇在四明 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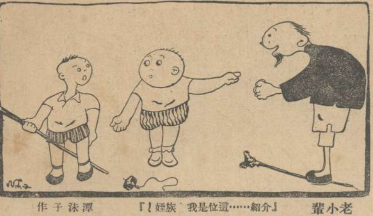
■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

意外的和平解決

金沐作

人遂書標榜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尙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老小輩

『介紹……這位是我「族姪」！』

潭沫子作

■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庸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旣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庸官也，汝勿謂庸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之一笑。惡發猶之怒也。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待遷青州長吏，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敎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爲四川巡撫，黷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已高，家已粗給，何必孳孳於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一位植物學專家

許超然作

■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傖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問吳自述酬應雜還，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旣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如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旣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凭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譬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謂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旣造門，不前返，或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因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祗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咱那大女兒入學記

阿泙

咱聽隔壁什麼勞什的甲長王老三說：他們已經齊心結甲，定下了嚕哩嚕嚇十多條規矩。要咱們左鄰右舍十多戶人家，個個都在寫着字兒的紙上，劃一個十字，咱也跟着做了。

咱多嘴，就問王老三：規矩是那麼幾條？他打着書句子一直往下說：咱聽得交關厭氣。

一天，王老三板着面孔，又來咱家指着咱那大女兒阿珠對咱說：「咱們大家定下的規矩，誰家有着過六歲的孩子，就得送到學堂裏去讀書，您那大女兒阿珠，已七歲啦，您得照這規矩做才對。」

「阿珠是女孩子呀，配讀什麼書」？瞪咱着眼珠兒回他。

「那却不管！男孩子　女孩子，多該讀書。」王老三搖着頭。

「不照這規矩做，該怎樣？」

「照規矩得罰三十塊錢！」

「沒錢呢？」

「坐三十天監牢！」

王老三的話，咱好不害怕！咱心裏只念着沒錢叫阿珠讀書。咱又怕坐監牢，咱才撒了一個謊，和王老三說：

「咱女兒還只六歲。」

「誰相信　前兒查戶口，您不是報着她已七歲啦。那兒是有憑證的，您敢瞞人？」王老三話說完，還對咱發笑。

「這規矩誰定的？咱不能照做！」咱又說：

「規矩是咱們大家定的，寫這規矩的紙上，您也早劃了押。」

咱想想，一點不錯，咱不該反對！咱才老實說：

「咱沒錢叫女兒讀書，該怎麼辦？」

「沒錢！你怎早不說？好商量。」

王老三又告訴咱：沒錢的人，家裏有孩子沒讀書，他們也有規矩。如果甲長肯出個條子，寫上您真沒錢的話。您把條子拿着，扯着孩子一起到學堂裏去，那兒的先生們，會不要你出錢。



局長：怎麼？你還來抓局嗎？

警士：唔！……給局長間……小的！……唔！……不敢……不敢！小的是來給……給局長侍候的……

賈卓爾寄自濟南

咱就央告王老三出個條子；咱想想：咱麻煩了他，該請他喝一頓老酒。

阿珠那娘，知道啦。她只怪咱不該化錢請王老三吃酒。怪絮聒的，咱耐不住氣，才說：

「正經事，娘兒們懂得什麼？」

× × ×

阿珠已進了學堂啦，沒多時，她學會了唱，學會了跳。她帶回了許多本子的書，木頭的筆　一疊疊的紙兒，方塊形的字紙。

她娘管自一天到晚，替人家洗衣裳。咱老子也就一天到晚，用力氣給人家挑水擔子。都沒去管她好歹，橫豎管也一點不懂。

天熱啦，阿珠進學堂快半年，聽說學堂裏放了假。一天，阿珠帶着一張字紙條兒回來給咱。

咱問阿珠；上面寫些什麼？阿珠却沒有唸得出來。咱氣極啦，就嚷：「你讀書識字，怎沒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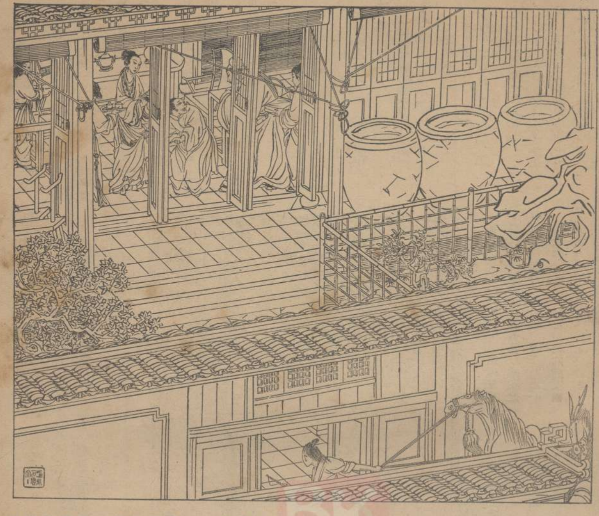
咱就帶那字紙條子，央着王老三唸給咱聽。

王老三說：「那是學堂裏給您女兒買的書本子紙兒筆兒的一篇賬單，要×塊×角×分，你得付出這筆錢，去完學堂裏的先生們。」

天呀，咱欠下了這筆賬，該怎麼想法子完呀？

咱想想：半年還末多，一年又是這末多，咱那來錢？咱還得要飯吃。

咱聽人說：坐監牢倒有飯吃，咱就沒再讓阿珠上學堂去　咱情願坐三十天監牢。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個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裏有一分好錢，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她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她娘家姓孟，排行三姐。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旣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到次日，西門慶早起，騎着匹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一同進去。裏面儀門照牆，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布機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蕭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但見「月畫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脚，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欲要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個萬福。薛嫂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尖尖蹻蹻金蓮脚來穿，着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她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還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旣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旣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綠紗燈籠，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她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她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裏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

避債訣竅

紫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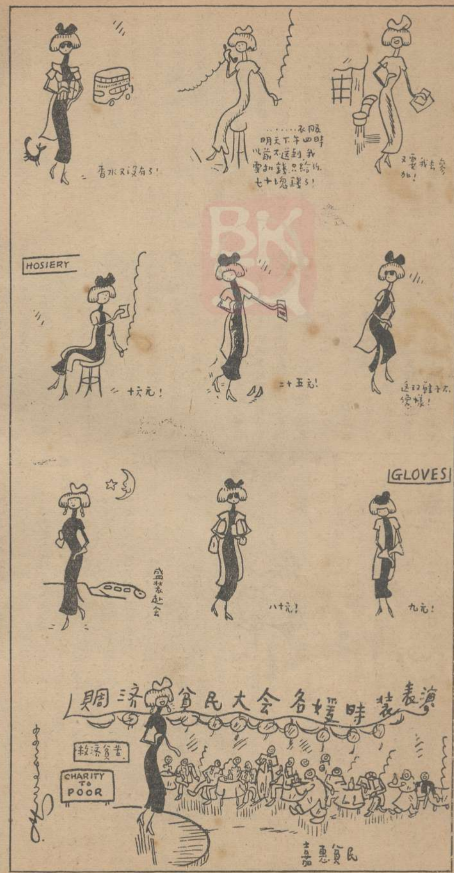
夫欠人債，人生一大恨事也！我輩窮措大，尤多此恨事。嘗讀某君『討債的藝術』，詳述種種討債的巧妙法兒，直欲置我輩窮措大於死地而甘心，其用心之毒，可謂空前絕後，如某君者，豈「歇洛克」之後裔歟？

事屬切身，心日惴惴，乃臥床三晝夜，盡我所有的智慧，思有術以抗禦之。幸我萬分聰明，居然想出『避債訣竅』來，而且條條有用，終可請我的朋友胡適之實驗，以示予言之不誣也矣哉！

自從發明了避債訣竅以後，我就即日使用，其效如神。凡屬我的債權人，咸措手無法，而我乃得逍遙自如，其樂也陶陶。

惟時見窮朋友，被債主所逼，戚然苦顏，偶經我指點一二妙法，事便迎刃而解，如有神助。於是「我的朋友」們，常來請教，頗覺其煩。且我幼讀孔家書，熟讀論語，甚佩孔老頭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旨，爰不吝耗費煙捲筆墨，為文以告窮朋友曰：

(一)虛張聲勢法　債主臨門時，君可匿居別處，而由君家尊夫人出任招待。此時債主必問：『××兄不在家嗎？』這時，尊夫人便可虛稱君赴某某等刊物



露茜小姐傳——賙濟窮人的犧牲

華君武作

之宴會。或某書店老闆邀君談話，擬請君翻譯某一部西洋文學鉅著。或某要人由京專電邀君赴京，將有所委託……如此大吹法螺，表示君已闊綽，非昔日貧窮可比。於是債主以爲君既已闊綽，將來總有借重之處，區區數元錢，便不再蠻來窮討矣！

(二)媚諂取巧法　一見債主駕臨，君宜堆下滿面媚笑，殷勤迎接，肅入中堂；便即冲茶點煙，沽酒市菜，恭維巴結，十分周全。談話之間，尤宜曲承其意，指鹿爲馬，固宜答是；即指君家令堂爲其愛人，君亦宜即答：『是！是！』不可稍有難爲情也。如此則債主酒醉飯飽，揮袖而去，無一言涉及債務。是夜，君可高枕酣臥矣！

(三)金蟬脫殼法　向債主鄭重聲明，君有一朋友，窮得連大餅油條也沒吃，前次他來向君借貸，情詞非常悲惻。其時，君適手頭無現款，於是轉借而救濟朋友。一俟君友將款還君，君即交債主，一定無誤。如此，君已將責任虛移於他人，債主便也不好意思向你硬討了。

(四)假癡假呆法　欠債以後，只當沒事。債主開口要錢，你便吞吞吐吐，曲曲折折，沒有明白的答覆。乘機把話鋒撥換方向，大談某夫人如何浪漫？某女明星如何神祕？或詼諧百出，使人大笑，君之難關，也就渡過。

(五)借力禦難法　與債主正面談判，往往事情弄僵，所以最好避不見面。而由君家尊夫人或令姊令妹出來招呼，運用女性特有的手腕，聲東擊西，掩前遮後；使得對方覺得既非本人，又在女性面前，自然不會擺起討債臉孔來。

(六)拖挨遲延法　滿口答應：『有的，有的，不過，今天時間太晚，不能到某處某號支領銀錢，等明後天有暇，支領得來以後，馬上送到府上……』云云。到期不送去，債主又來，你便埋怨某處故意留難，某號辦事糊塗，所以沒有領到，明天無論如何，一定送來。這樣託故拖延，俾債主苦於奔走，也就不再常臨君家矣！

(七)蠻做硬幹法　板起面孔，怒目聳眉，責備他：『爲甚麼你這樣逼我？你既不信任我，爲甚麼當初借給我？現在你沒有朋友的情誼，向我逼討；那末我不還你了，你怎麼樣？』如此一下，和氣朋友，反向你道不是。即使不客氣的朋友，也只得悻悻而去，沒奈你何！

(八)移花接木法　君只須對債主說明：『此款本來決定昨天還你，我是準備由某君還我的錢還你。而昨天某君沒有送來，所以爽約了！那末等某君不日送來後，我當立即送至府上。』以示君非有意避債也。此法與第三法不同，用時須辨別清楚，庶不致悞。

(九)剛裏帶柔法　態度强硬，表示君之氣概，非金錢所能屈伏。然而言語之間，微露生活困難，乞人憐憫的意思。如此如此，剛柔兼施，而債亦可避矣！

(十)超然傲世法　看見債主進門不等其開口，君便以高人雅士的口吻，大駡金錢萬惡。並斥終日爲金錢奔走營求者，爲猪玀之不若也。一面君且聲明視金錢爲敝屣。這樣一來，諷示債主，使其難以開口要錢。

十大妙訣，既已寫就，願世之爲債所苦之諸君子，三讀而熟記之，使用有效，則請廣爲傳播，以解我輩無產同志的苦厄。將來功德無量，來生定可超昇，不愁債之洶洶逼來也矣乎哉！噫嘻！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純爲讀者與作者之公共園地，爲求更益進步，凡讀者在任何方面有改進之意見，甚望源源賜教，以收集思廣益之助，是所至盼。作者諸位請以最大努力之作品，不論諷刺的，滑稽的，幽默的畫與文字，在題材方面，惟望對時要付以特別的注意，尤爲歡迎。我們仍秉着朝氣的精神，機智充實地工作，因爲我們的作品首在要有內容。

編者



不景氣中肉市的復業　　黃任之作

說懶

擢秀

家居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失業的時候——身體是屬於自已的，全部的光陰亦是屬於自已的，像一匹在澄清而浩蕩的湖水裏游泳着的魚，把自已盡量地沉浸在充分的水里面　沒有拘束，沒有牽絆，一會兒浮上水面，一會兒又沉到水底，那樣的生活是暇豫的，不負任何責任的。一日有了職業，情形可完全改變了，這好比在江河中自在游泳慣了的魚兒一朝入了網罟，在依戀地追憶着已往的悠閒的歲月。

失業的時候，時鐘是不被重視的，好像是一個退位的宰相，要不是遇到重大事故，輕易決不去諮詢它；可是一旦有了職務，時鐘也陡的增了權威，它正如一個萬能的領袖似的，甚麼都得去向它請示，它平平穩穩地擺出一個圓圓的臉，高踞在屋頂或是壁上，俯臨一切，指揮一切，被生活所鞭策着的人，都服服貼貼地擺出一付「仰承鼻息」的神氣，跑到它下面去抬頭看它的臉；有時你在辦公室里坐得氣都透不過來，想請它把那兩枝針移快一點，它却偏要擺出一付「公事公辦」的神氣，把個沉重的錘兒有意慢慢地擺得有板有眼。有時你在從一條很長的路中跑到辦公處去，看看將近辦公時間，苦着臉懇求它走慢一點，它却表示出「無可通融」的臉色，把個錘下死勁地晃動着，你只管恨，它就把「你奈何我不得」的神氣來揶揄你，因此我有時頗懨恨時鐘。

失業的期間，常是很適當地來支配時間，有時聚精會神讀一本好書，有時磨墨伸紙寫幾行字，或是寫幾節文章，或是到郊外去散散步，無論做一點大小事情，都覺得自在而且愉快；因之對於時間也非常寶貴，不肯輕輕放過，每天當夕陽西下之後，站在晚風前，瞧着那懸掛在空間忙碌地修補着網兒的蜘蛛，心里一定要幽幽地嘆息着：「唉，又是一天完了」！可是，一旦有了職業，那心理完全改變了，對於光陰，不但不加愛惜，反其故意浪費，存心作踐，尤其是在工作時間，恨不能叫那八個鐘點過得和八分鐘一樣快，因爲這樣：(一)可以使星期日快些來；(二)日歷早一天發見「三十」或「卅一」，便可以早一天領取那幾個血汗換來的金錢。爲博取那幾文生活費，眼睜睜把每天最可寶貴的一部分時間出賣了，——上午八時到十二時，下午二時到六時——在這時間內的光陰，是整個的屬於別人，你得盡力克制着你自已，把頭顱埋在紙堆里做着你所不願做的事，彎着背，屈着頸，此時談不到個人的健康，更莫說興趣的話，要是你偷偷地在寫一封私人的信件，或是手裏捏一份報紙的話，那立刻有一雙虎虎眈視蠅子似的眼睛射到你身上，使你侷促得無地自容，那兩道眼光才像獲得了勝利似的移向別處去。



準風月派

王敦慶作

因此，對於工作時間愈覺厭恨，愈覺可怕，便故意把它浪費，看做是一種報復，這好比是市上賣花兒鳥兒的人，當他底花沒有售出之前，他不得不小心將護，收拾得異常惹眼，一朝有人買下了，他得到了相當的代價，便鹵莽地把那花鳥捉弄着，擠捏着，就因爲那是已經屬於別人了。

這個時代，把時間都商品化了啊！

一世受用

華男

我們學校裏有一個姓朱的會計員。爲人極了不得，主辦一個商店，既強迫我等購買而又乘間高抬價值，同學深恨之，奈其爲學校校長之老友，故雖恨之亦無辦法。該人忽於今夏病卒，校長因朱某爲其知友乃大開追悼會，追令各級送輓對各一，迨至開會一日禮堂內滿屋皆是白條子，大大小小，總也算爲朱某出了一個小風頭。當校長正在流淚痛訴朱某行狀時，其淚眼中忽發見一對，急令僕從去之，而已弄得轟堂破涕爲笑了。那對聯寫的是：

陽間什物，高價賣給人家用

陰世刑罰，低頭拿來自已受

狗史

牠得主人的寵

供主人驅使

仗主人勢到處發威

吃牠虧的便不敢聲張

看牠洋洋得意而去

乘戰勝之威又來

大動公憤

牠就無能爲力了

許炎作

牛角尖裏的生活問答

雲天

（衣裳哲學之類）

一——從衣裳到哲學的問題

一個獨身的青年正在研究起衣裳的問題來了：

『唉唉，我的衣裳沾上了一些泥漿了，穿出去吧，覺得有些不可能；但是實在呢，倒也並不十分齷齪，所以也不見得拿到洗衣作裏去洗的必要。——唉唉，怎麼辦？』就在想不出解決辦法的當兒，來了一位青年友人，於是他就想把這衣裳要洗不要洗的問題付於兩人公決。

不料那位友人聽了他的一五一十的報告之後，却提出了一個反問道：

『噲，老兄，你想：究竟那一樣重要！是「必要」呢，還是「可能」呢？』

『唉，老兄，你纔眞是老兄了！我的問題只是衣裳問題吧了，在你，竟變成哲學問題了，你眞是鑽進了牛角尖去了吧。』

『這正是加拉衣爾(T. Carlyle)所謂「衣裳哲學」呵！可不是嗎？』

二——「不要緊」忽然變得「要緊」了

兒子含着眼淚走到他母親的面前哭訴着：

『哦。媽媽！我剛把火爐旁的一片磚頭打碎了呵！』

母親安慰他說：

『好孩子！不要緊，不要緊！但是究竟怎樣會打碎的呢？』

『因爲我剛拿起了父親的錶，拚命打了磚頭的原故呵！』

母親什麼話都沒有了，就祇有一聲長嘆：『啊呀呀！』

妻：在現在的社會裏，什麼人都幹着不要臉的事。

夫：爲什麼？

妻：剛才我拿了五塊錢的一張鈔票去兌，竟找回了一張假鈔票，

夫：可讓我看看

妻：嘎！我已把牠買了一塊錢的火腿。

王瑞鑫作

三——勃谿問題

主婦：趙媽，你不常和你丈夫發生口角的吧？

趙媽：是的，太太。

主婦：那很好。我想，既然如此，那一定是使你很歡喜的囉！

趙媽：當然當然。

主婦：可有什麼辦法，使你停止口角的呢？

趙媽：「多麼簡單而充分的一句！」因爲他死了呀！

四——盤費不够

一對新婚燕爾，初度蜜月的夫婦，突然衝突得十分厲害，女的很氣憤地說了：

『我一定馬上要回娘家去了！』

男的，却表現得鎭靜如常，若無其事的一樣，慢吞吞地從衣袋中摸出了幾張鈔票來，交給了她，並且說道：

『這是給你作回娘家的盤費的。』

女的收下了，仔細點查了一下，立刻嚴峻地責備着她的丈夫道：

『去的盤費雖然够是够了，可是來的盤費還沒有給我哩！』

五——旣非羔羊，又不是山羊

傳敎師：人類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柔順的，就是所謂「羔羊」；另一種是兇猛的，就叫做「山羊」。

敎徒：但是我不屬於任何一種呢！

傳敎師：你究竟屬於那一種呢？

敎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爸爸叫我「小綿羊」，而我的媽媽却又把我呼作「小羊兒」呢。

監斬官：有無遺言？

綁票匪：請老爺轉告我妻，草屋內尚有肉票一名，已還價至八千元，讓他們贖去作爲我妻養老之費及小兒學費。

張之芳作

六——玩世的批評家

戲院內正演着一齣新戲，第一幕演畢，許多人就離開了戲院走了；演到第二幕的時候，又有大多數人站起來預備走出戲院，不看下去了。這時有一位玩



揚州瘦西湖之夏　徐心芹作

世的批評家從他的座位上站了起來，請觀客不要離座，吩咐道：

『且慢！讓婦人孩子們先走好了』！

七——爲了誰呢？

女——你可不可以爲我戒酒呢？

男——誰說我是爲你喝酒的呢？

八——用些什麼顏色

『你的面色，今夜是多麼蒼白呵！親愛的！』

『是我嗎？那就請你告訴我，用一點什麼顏色塗抹在面上吧！』

九——再想想看吧

老人（對未來的贅婿）：你能否贍養着家庭呢？

青年：爲什麼不能呢？當然能夠的！

老人：再想想看吧——我們一家有十幾口哩！

十——照片與賬單

父：你那男朋友爲什麼每晚都等在這裏遲遲不去呢？

女：是的，爸爸，那是因爲我給他參觀我的照片呵！

父：好吧！好吧！他下次如果再等得夜深的時候，你可以把電燈費的賬單給他參觀一下好了！

十一——嫁給父親

女：但是，媽媽呵，我不歡喜他哩！

母：要知道他是獨生子呵！而且他的父親很有錢呵！

女：唔，我這樣想，他的父親怕是一個鰥夫吧，他或許會續絃吧。

母：眞的！我倒沒有想到這些！我看你還是嫁給這個父親的好！

十二——咬文嚼字的情人

一個教會大學校裏的學生，給他的情人寄了一封信，信上只五個大字：『忠實到最後』。

那位情人拆開來一讀，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於是回覆了一信，說道：

『最後？啊啊！你是多麼可怕啊！你是太欺人了！你從前不是口口聲聲說我是你的最初的情人嗎？爲什麼現在竟是「最後」的了呢？』

於是他寄去了一封信，說是既然因「最後」二字發生誤會，不如改爲「完結」。同時請求她的原宥他的措辭的不妥。

她由於這封信，却反而引起了更大的誤會，認爲他有意與她絕交了。否則怎麼會『完結』呢？

經過多次的聲辯和求饒，才把這事情弄明白了，原來，「忠實到最後」即是英語（Faithful to the last）「忠實到底」的意思。

十三——悲觀主義者

一位悲觀主義者對他的朋友感傷地說：

『一切的不幸，總是單單發生在我的頭上！』

『現在發生了什麼一回事呢？』

『君不見天公正在下雨嗎？』他的莊嚴的答語。



老先生（指着村級查賬員）：這小子滑頭滑腦，問三問四，你們可得小心他一點！　姚關絲作

來自最高學府

因心寄自許昌

■ 前副校長千里岬先生，嘗叫他世兄念分析化學，因爲他很想知道鹿茸和銀耳，對於他年近花甲的新郎爲什麼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功效。

■ 爲便利行駛汽車起見，金夫人在馬路選上一座房子做鄉村服務處，那裏設有婦女浴室，終年不見滴水。又有「診視所」，由夫人親筆題字。

■ 木教長對剛從醫院裏出來的校長書記再三叮囑：『你下部開過刀，不可多走動，更不可向那處走動，否則上帝將給你更多的恩賜。』

■ 木師母自放了脚，風氣大開。最近她聽說十八姑娘死了男人，感傷異常，甚至說嫁男人猶之買航空獎券，如十八姑娘祇着了個末尾。時朱教授在旁，問這話怎麼講？她答道，十八姑娘養了一子一女，還不是着了個末尾麼。朱教授笑謂師母說，這樣說來，師母着了七獎了呢。

■ 錢社長雖是穿西裝，照樣懷兩袖清風。他在辦理工人教育期間，養個一子七女。去秋拔去一齒，壽終正寢，萬教授特爲撰一副輓聯云：灑一腔熱血，蕩滌塵氛，荷十字架於肩頭，一齒存亡何足計。爲千萬勞者，解除糾結，慕魯仲連之芳蹤，下層工作最關心。

■ 廚司問李主任要錢，李主任問廚司要什麼錢，廚司以爲李主任佯作不知，惡聲相向，『師母欠的黃魚烏鹹白菜紅蘿蔔掃帚飯匙……錢，先生怎的不知？』李主任也不肯示弱，針鋒相對，『我又不是養在師母大肚子裏，怎麼知道！師母既欠了你錢，你便問師母要去。』

■ 麻先生做個訓育主任，嚴禁學生跳舞。學生諷之曰：『祇可白日陪娘姨，毋許黑夜抱舞女。』

■ C先生勸學生萬事知廉恥。學生中有起立發問者，其問題是：『男先生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隔着窗子看女先生更衣，是不是知廉恥！』

■ 小劉教授與保鏢姑娘結婚甫八閱月，便跑去請校醫，說他師母吃壞了肚子。一小時後，孩子「壞」的響了，校醫還在打盹。

■ 校醫頭髮白了卻祇有一個孩子。或問爲甚不多養幾個？答曰，孩子不在多，在乎能否做中央醫院院長。

■ 有一次，一個女人打電話來問，『水教授是否要和他洋師母離婚？離了婚，他洋師母可不會向海博士牧師告發去？告發了，水教授能否在洋學堂教書！』

■ 陳教授於接到校長送來的解約書後，寫辭職書去向校長辭職，說學生的國文程度很高，一小時內能讀完詩經關雎篇，又很用功，登坑時也爲璧報撰稿，可以毋請先生教。而他也可以錦衣還鄉了。

■ C教授之書法不甚高明。書法研究會同人徵求他關於書法意見，他答道『何必習字亦做人而已！蔡元培何嘗下過苦工偏有這許多人請教他！』

■ 衛教授在路上碰見其昔日情敵高君，問高君是否去 Church，高君想起失戀的滋味來，忍不住的說，不是去Church，乃是去 Church-yard（註：教堂墓地）

■ 『生活素有多種：一種叫做「生活素」，即情人的書信；又一種叫做「生活素」，即情人的電話。』鄭博士說。

■ 推廣教育部幹事，不是去教堂拜上帝，便是去女學堂拜未婚妻

■ 據他自己說，這二種都是推廣教育，特後者是生產教育，從男人推廣到女人，前者是宗教教育，從人推廣到神。



（一）縣長奉令取締近市毛坑　（二）限期肅清　（三）專員分赴各地督促實行　（四）事隔一年

張之芳寄自蕭山

美國幽默雜誌的檢討

王敦慶

美國人大都有一種特別的『羊癲風』（所謂羊癲風者就是 Yankeeism 一字的『我譯』，專指住在北美洲的新英格蘭人特有的氣質而言。）這種羊癲風的確是他們最卓越的，像兒童那樣天眞爛漫的幽默意識或 Nonsense。我們也會聽得遊歷過美國的外國人說：『It is a Custom for the Americans to laugh at nothing』。照我譯起來就是說：『美國人有無事擬笑的第二天性。』他們的民族既有這種特性，照理他們的幽默雜誌的產生，也應與我們貴國的現況相同，多於過江之鯽。那曉得事實並不如此。若果我們把美國幽默雜誌的史料搜集起來，展望一下，便會知道那些幽默雜誌的編輯老爺太與讀書大衆的興趣太疎遠了，更不顧到幽默文字與漫畫藝術的發展，在某個時期中甚至祗努力爲少數的老定戶登載『塡字謎』Cross-word puzzles 那套玩意，於是爲人們製造療治憂鬱病藥劑的作家們都回頭來向其他的綜合雜誌，日報和電影幾方面另闢新的領域不在話下外，有時他們的編輯方法簡直是自殺政策。不過在四十餘年前，現象並不如此。各種幽默刊物對於美國的多數國民影響甚大，而是政治上的一種原動力，往往能把那般『鶩馬戀棧豆』的官僚熱嘲冷笑地弄得棄職逃遁。

在一八七六年 Puck 還沒有出世以前，據統計所得美國先後有Figaro, Lantern, The Wasp, The Mule, Reveille, O. K., Vanity Fair等二十五種幽默刊物連逢破產而宣告停印。Puck 的確是第一個具有蓬勃之氣的滑稽雜誌。它是 Keppler 和 Schwartzman 兩人共同發行的，前者還要擔任重要的插畫；同時他們又以同樣的名稱和材料出德文版的豪舉。在發行之初，它的內容就非常地能盡自由捨取的能事，並且以不摹仿英國Punch雜誌以爲標榜；所以不到幾年就確立了自己的主張，先後有幽默天才的作家，如 Bret Harte, H. C. Bunner, F. Opper, 以及Hy Mayer, James Huneker, Ralph Barton Edgar Saltus, Marius de Zayas之流，都雲集該誌。雖則它剛一誕生出世，出版界的閒人都以爲它如此地冒險，必遭夭折：幸虧它先天的和後天的培養都好，尤其是在後來 Nathar Straus, Jr.那位主編把它撫育得周到，所以它始終能享年四十又一，纔壽終正寢。概括地說，Puck 的特長是：（一）有尖銳的諷刺，（二）有與實生活發生關係的幽默，（三）能鼓勵和提攜無名的作家。



Judge的封面裝幀書『大飯桶』及其他

當 Puck 祗有四歲而正在繁榮成長的時候，便有個名叫 Ike Gregory的紐約新聞記者，也出來創辦了一個幽默週刊，命名 Judge。其主編人第一次開口便說，這刊物是爲了幽默的興趣而出版的，並不以獲得金錢爲目的。其實它備具得有很濃厚的共和黨色彩，未幾便公開地爲共和黨諸英雄努力效勞。等到在政治上 Garfield, Mckinley 及 Roosevelt 等獲得政權而演奏凱歌的時候，Judge 雜誌的自身及其執筆的藝術家Nas, Zimmerman, Outcault, Dirks, Flagg等也隨之而大享盛名矣。它一倘不惜篇幅地把時代環境中一切醜惡的事件，不時加以勇猛而明快的譏諷，譬如，它把美利堅合衆國的歷史上最尊重的『自由鐘』改繪成一個『大飯桶』The full dinner pail, 便是它膽敢嘲笑任何事件的一個例證。照我們看起來，現在的Judge雜誌，了無主張，更乏生氣，較諸當年祗有不及而無過之。

在一八八三年時，John Ames Mitchell這個剛從巴黎留學歸來的青年藝術家，也打算發行一種幽默周刊。雖則當時老於此道的人物也竭力地勸阻他不要冒昧從事，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把編輯部組織起來，Life的創刊號終於呱呱墮地了。它起初雖是窮愁莫展，寸步難行；幸而後來得到一萬一千元美金的投資，總算把自己扶植起來，經濟得以獨立。它出世以後所放的第一投機大砲，就是頑强地反對科學實驗上的活體解剖，而得到許多

THE NEW YORKER'S創刊週年紀念號封面

的盲目同情者。隨後它又利用自己的銷路來募集「新鮮空氣基金」；讀者之中慷慨解囊的人，非常踴躍。結果它把城市中不幸的流浪兒都送到海濱或鄉村去度過炎暑。照理這的確不是幽默雜誌應幹的工作，不過它却因這種策略的關係而達到成功的途徑，能把所謂『剃頭店的雜誌』一變而為『家庭中的讀物』，銷數隨之驟增。此外該誌還有兩種號召力量：第一就是貓和狗摹仿人類行為的動物畫及關於兒童趣味的漫畫；其次就是 Gibson 所發明的『季卜生姑娘』。後者就像現在中國人所拜倒的蝴蝶姑娘一樣，女性們愛學她的服飾打扮和風騷，害單相思的男性們和她又一見生情。她真是轟動一時的，美國人心目中的理想愛人。

雖然這三種週刊，在過去幾十年的歲月中，算得是美國幽默刊物裏鼎足而三的霸者，不過從編輯與經濟兩方面來檢討，大都陷於同一的覆轍。在編輯上，也和我們貴國的漫畫刊一樣，缺乏獨創的精神，祗知彼此摹仿抄襲，甚而相互攻訐。在這些雜誌的全盛時代，它們又不假思索地去請教那般所謂成名的，其實是無用的和不幽默的作家來寫作，又想把雜誌的材料標準化起來，那曉得弄巧成拙，反轉處處暴露自己內容的傲慢，守舊，拘執，虛浮，無生氣，無變化的現象。後來這三種刊物居然也會自己覺悟，力圖振興，無如它們像患過陽痿不舉的毛病一樣，終於表示心有餘而力不足。末了 Puck 走入死滅之途，其餘的兩個刊物到如今也不過一息奄奄地存在着。在經濟上，Life 和 Judge 在十六七年以前，每種每週也有三十萬冊的銷數，及改為月刊後兩種合計也可以銷到同樣的數字。照我們看起來，發行人必會笑顏頓開；不過在太平洋彼岸的作家之羣，比我們硬得多。發行人若果要剝削，祗給一點小惠，他們便不投稿。一本雜誌又不是一個編輯人所能包辦的東西，一個稿荒，勢必停刊大吉。所以編輯費用比較浩大，而印刷費用也比較昂貴。它們除靠銷數增加外，還要靠廣告收入以維護雜誌的生命；然而要招攬廣告，正如阿卜登．辛克萊在 Brass Check 一書中所說那樣，東也不能尋開心，西也不能用諷刺。那嗎，還辦什麼幽默刊物呢？

這二種後起之秀雜誌，他的趨向不同前比是刺激和發噱。

逝者已矣，垂死的也無法挽救，我們不如再把幾種後起之秀的刊物拿來檢討一下。

首先第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 The New Yorker。該誌的創辦人 Harold Ross 也是一個新聞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到法蘭西前線去服兵役，在戰壕裏發行過一種幽默刊物叫 Stars and Stripes，休戰歸



一八六〇年時VANITY FAIR創辦時的封面
(模仿PUNCH封面，惟現早已更變)。

來後，他又加入Judge的編輯部。不過後者暮氣沉沉，卻使他自己與奮起來刋行 The New Yorker. 又找到兩個百分之百鄉下人 White 和 Thurber 來充助編。他們的編輯室老是陰風慘慘的，誰也不相信這三位一體的編輯能在那兒計劃出活生生的幽默刋物。如若不信，一翻開The New Yorker，便覺得有一股蓬勃之氣刺激我們。Thurber, Soglow, Alain, Peter Arno, Frueh, 等的漫畫技巧，都主張單純美，注意於細線條的圖面的構成，或豪放的筆觸。題材非常入時的。文字也普通簡潔，卻格外富於興趣，能使一般小市民以爲自己也都是絕頂聰明的知識份子。廣告似乎也比較任何同類的雜誌多。眞是幽默人人都會，各有巧妙不同。它之所以成功完全是由於有獨創精神的報償。

LIFE的主題標識畫及其著名典型「季卜生姑娘」

其次就是那曇花一現的 Americana, 眞可以說是美國第一個出類拔萃的幽默刋物。第一它是一種同人雜誌，所以能『暢所欲爲地幹』。它以爲許多事情都是罪惡的，更以爲一切的事情盡是滑稽的；所以它能極盡諷刺的能事。第二正因爲它是一種同人雜誌，是以義爲利的集合，一般的投稿人，連主編 Alexander King 及助編 George Grosz, Nathanael West 等都得不着相當的經濟報酬，都要另做工作，以解決生計，因而該誌的成本極輕，因而更不需要廠商的廣告來維持壽命，第三它的內容，除文字繪畫都是佳作外，又能利用很巧妙的Photo-montage來嘲笑人間。可是它生逢那美利堅金元帝國也處於不景氣的時期中，自身又缺乏多大的經濟來源，努力灌溉它一年多的時間終枯萎死亡下去。畢竟它是一種偉大的嘗試，值得我們稱羨崇拜的。

再其次就是那個在銷數上打破一切幽默雜誌紀錄的 Ballyhoo。它的主編人是 Norman Anthony, 曾一度在 Life 和 Judge 兩種刋物裏擔任過編輯。失業以後去找 G. T. Delacorte幫助，來做發行人，Ballyhoo唯一的特點就是專門尋各廠商的廣告的開心，餘無可取。它出版後半年之內，銷數增到一百七十萬冊，倒是開所未聞的一回事。讀者到如今對於嘲笑廣告的漫畫看得厭煩了，它又陷於 Life和 Judge 那種平淡無味的漫畫窠臼，不期然而然地失其基調，每月銷數因而跌到卅萬冊。

這篇東西是根據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的 Vanity Fair 所載的The sasd cae of the humorous magazines 一文而寫的，我以爲中國的漫畫界同人從此或許能够尋獲一些可以借鏡的優點。

編者按：最近美國VANITY FAIR 雜誌登載題名「未必有之歷史上局勢」漫畫一幅，繪日皇坐一砲車，車上載證明書一卷，上題諾貝爾和平獎品字樣，引起日人不滿，駐美日大使齋藤遂向美國務院提出抗議云。今一讀上文，便知該雜誌爲若何性質及其態度之如何，而其所負之責任，亦可推想而知。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華成煙公司出品



時代漫畫投稿簡約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訂

一、本刊接受外來投稿。

一、關於取材。

甲　凡滑稽諷刺及幽默之漫畫與漫文，皆所歡迎。請注意下列各點：

1. 批評人生一切大小問題之精構，及描寫社會各段層生活之製作。

2. 政治漫畫及漫文不得作任何主義上的與反革命的宣傳。

3. 一切終結的連續漫畫。

4. 滑稽的，諷刺的或幽默的獨幕劇。

5. 漫畫不論大小，惟文字字數最宜於編排者爲一千五百字左右，（如質的方面有特殊的精彩，量的方面則不受此限制。）

乙　有漫畫性的照片

一、本刊歷期來已刊登之作品，請投稿諸君切勿以雷同或相似之題材性質賜寄，並盼另闢新的蹊逕。

一、來稿以黑白畫爲最佳，如需深淡則以淡藍墨水塗之，俾易製版

一、彩色稿先鈎黑白樣，再另附顏色底稿，俾易製版。

一、郵寄稿件過大，如不便拗摺，可用硬紙夾寄或捲寄較爲妥貼。

一、來稿如不合用，概可退還，如附足退回郵資者，更所感謝。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由本刊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登刊稿件期份之本刊二冊。

一、稿費：漫畫與照片每幅一元至十元（彩頁另外酌加優酬）文字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一、稿費，在刊出後下月五日前付發。

一、稿寄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遲延遺誤。

一、規約有未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時代漫畫

第二十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人　章仲梅

出版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寄費在內 郵費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 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國內	二元	一元		
	國外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編輯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時代漫畫
20
八月號
頻頻回顧
紀業候作